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

起元狩五年盡元封元年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塋地葬其中當

下吏自殺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乃請鑄五銖錢周郭其

質令不可得摩取鉛于是詔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補註自是五銖錢歷宣元

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改自是年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

萬餘云考異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

銖錢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是時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

以爲淮陽楚地之郊

師古曰郊謂交迫衝要之處

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

伏謝不受印詔數期子然後奉詔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全病力不能

任郡事

補正狗馬之心謂報主之心也史記無之心今三字今依漢書補之

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

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師古曰徒何也重威重也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

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

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敗之辭非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

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

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

居淮陽

如清日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

四十石耳

治淮陽如治東海不壞一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

政清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

莊青翟為丞相

武彊侯許不議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彊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彊縣是也

天子

病鼎湖甚

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宏農索隱曰昔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湖日鼎湖即

今之湖

城縣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初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

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運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書遇病而

神下之故為巫也下降附也

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

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置酒壽宮

所置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

里長安

家將灋今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

畝城中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

然居室帷中神君時盡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
開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實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時上卒起幸
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
平衡之

甲元狩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

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縱肆也

可告緡徧天下中

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卽治
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皆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產業

媮音偷苟且也

內史義縱以爲此亂

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格音郎

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恨其父者謂令其父懷恨自殺也乃擊傷大將軍

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也至甘泉宮

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爲何年

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

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

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敢有男禹亦有勇尙氣嘗與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懇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

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劒斫絕纆欲刺虎上壯之遂救

止焉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初作誥策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尙書諸誥李奇曰今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

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

策齊王曰於呼小子閱受茲青社念哉

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悉爾心允執其中厥有慝不臧

慝與慝同

乃凶于而國害于而躬策燕

王旦曰於呼小子旦受茲元社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

德音匪

毋乃

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策廣陵王曰於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古人

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政於呼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

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寂

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注

大抵者總天下大勢而言之也無慮者言不須計慮也大抵無慮四字總是大槩算來之意

犯者眾吏不能盡

誅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末而眾又禁兼并之塗

故改幣以約之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

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虔吏因桀勢以

侵蒸庶耶橋音岐與矯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循

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

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

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無位及冤失職奸猾爲害野荒

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秋九月冠

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爲冢像祈連山初霍仲孺吏畢

歸家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爲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

光因絕不相聞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未及求問會爲

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
傳舍遣吏迎仲孺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
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大爲節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爲
郎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保任也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佚此二千石是歲
大農令顏異誅考異曰徐廣註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註云大農令
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
十節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璧故曰皮薦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
不應微反屑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

之後有腹誅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五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

吾耶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祀魏雕后土營旁得鼎詔曰聞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雕后土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會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雕自誰

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

彭離梁孝王子

昏莫與其奴亡命少年數

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

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丙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

卻

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

谷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

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
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魏晉以下皆然湯所厚吏嘗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

下湯治論殺之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迹安起湯佯驚曰

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

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

此署繫之非本獄所屬也湯亦治他囚道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

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其變告李文事

下減宣

減宣人姓名

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

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瘞音意

丞相青翟朝與湯

約俱謝至前湯以丞相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上使御史

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欲以見知故繼之罪丞相

丞相患之丞相長

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

朱買臣嘗爲主爵都尉王朝至右內史邊通至濟南

相仕宦絕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相遇

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

欲以死發湯之姦也

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

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

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立有滅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

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于是使趙禹責湯

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吏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

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誓

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

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

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

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

附錄漢武故事云柏梁之作以處神君也神君者長陵女

下也家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亦死遂見靈於先後宛若宛若祀之其室此人家小事有驗上聞之延入宮中祭之但問其言不見其形至是求出乃營是臺以處之初霍去病微時自請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月遂不復往神君慙乃去○先後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附錄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北關內武帝以香柏為之當召羣臣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

二月以太子

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

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

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

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

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是歲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宏

羊爲大農中丞

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爲之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

輸以通貨物

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

便而官有利補莊輸而謂之均者謂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也勞是助費是裹足如某處到某處用力當幾何裹足當幾何也

先是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

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賦與官用是兩項事賦是取之于民者用是用之于民者白金稍

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側

錢亦賤

赤側者以赤銅爲其郭又謂之索綯錢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

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裴駰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輪鍾官辨

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貢工大

姦乃盜爲之

附錄朱子綱目書法云自文帝五年除盜鑄令至今六十年方禁私鑄

渾邪王既降

漢

見上卷元

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

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可

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

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

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

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故渾邪運開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

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爲匈奴所破西擊婁王而奪其國昆莫報父怨西攻殺大月氏因遷居爲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故地與

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

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

人馬各二正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古師

日為齎之副而道可便遣之他旁國各令持節也既至烏孫昆莫見齎禮節

甚佑齎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

其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

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齎留久之不能得

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

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齎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齎報謝因令

窺漢大小是歲齎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齎卒其所遣使通大夏

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

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諸羌罽善且

末小宛精絕戎盧扞彌渠勒皮山烏托西夜蒲犁子合依耐無雷

難兜闐賓烏弋山離犁壁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

桃槐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故烏闐渠犂舁
犁危須焉耆烏食營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
國西且彌東且彌劫國山國狐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
者南山在于賓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市師之北即
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
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賓南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注蒲昌
海自于賓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焉耆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
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
于交州瀾海○諾如支切音而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又音綽耗音孛屬音計賓音田
接漢阨以玉門陽關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郡
有玉門縣關驛曰漢罷玉門關屯置其人於
直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西則限以蔥嶺西河舊事
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蔥故以名焉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賓合流東注鹽澤鹽澤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
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杆尼城去陽
關千六百里莎車治莎車城去長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
○莎音殺梭沙三聲

王延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

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

大宛康居奄蔡焉

杜佑曰奄蔡後為東特國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

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

匈奴蓋以僮僕視西

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

焉耆治員渠城去長

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

九十里尉黎治尉黎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

二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

置酒泉郡

應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爾雅

酒泉郡即今肅州

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

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

年分置武威郡唐之涼州即其地

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

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

武帝元鼎二年三年

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齋操大放博望侯時

齋資也操持也故依也言遣使

所將節幣大槩依遣博望侯時也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補註衰少者窮所齋

操減少耳師古謂不多發人不知人數之多少又在下文十餘及五六輩兩句另言之矣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時樓船將軍

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關于東以家財給其用度

帝意亦好廣濶于是徙關于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春正月戊子

陽陵園火

補註陽陵景帝陵也

夏四月雨雹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常

山憲王舜薨

葬景帝子

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

陵地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關中春秋時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真定縣本屬常山今分真定以常山為

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皆江淮南衡山謀以歸除入

漢為郡元狩元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府邑今又以常山為郡然後皆在天子之邦徙代王義為清河王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登之子清河王是歲匈奴伊穉斜單

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戊辰元鼎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其令有司議立后土

祠於澤中園邱郊祠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園邱為五壇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班志

以陽縣屬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

殺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特堆壠長四五里廣二里餘

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雁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雁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雁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雁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鄠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雁字

耳故漢舊儀曰鄠上補廷后土祠在平陽縣北一十里○雁音誰

時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祠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殫得壁

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

樂成侯丁義

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

王為人長美言

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

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圖旗旗白相觸擊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皆作恭獨史記孝武紀作庭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屋前殿旂數百枚大令旂自相擊繡繡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庭字者是也○旂與旌同繡音廡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如淳曰衛太子姊也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實太主也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縞羽毛為

衣也今道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土大通天道貴震天下

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擊搃音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

月份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后土於魏睢繡于后土營旁師古曰汾睢本

魏地之墳故曰魏睢也覓地如鉤狀掇視得鼎甬大異于眾鼎文

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以告河東太守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

得鼎無妄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音曰以鼎薦之宗

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立帝山憲王子商為

泗水王泗水統淩泗陽于三縣本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

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

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修章懷太子詔曰按律有無
害耶吏如今言公平吏實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
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爲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
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爲吏矣比九卿爲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
以敢斬伐著名及爲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
乃復以王溫舒爲中尉趙禹爲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爲燕相是
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尙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
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
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卽徵收也余謂闕謂征斂稍寬禁防疏闊之時
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闕時不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
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
繼屬不絕師古曰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

南越王胡薨諡文王嬰齊入宿衛見十七卷建元六年

在長安取邯鄲穆氏女

穆音鳩

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

帝璽

趙佗自號南越武帝

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

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

恐

懲之以用朝廷之法如內諸侯王

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

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

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

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百官表元狩五年初遣諫大夫秩八百石

勇士魏臣

等輔其決

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

班志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為連州桂

陽連山

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

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

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

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

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漢志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

所命諡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爲後呂嘉反張本。

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

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

札木簡之薄小者也

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

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

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

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

泉也黃帝采首山銅

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

鑄鼎於荆山下

班志馮翊岐德縣有荆山鼎

既成有龍垂胡頽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頽下垂肉也頽其毛也。領合上聲。靜丹平聲。黃帝

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祿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

頽龍頽拔墜墜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

頽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

崇高縣是為中嶽

己元鼎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隴坻也在水部隴縣三秦記曰其坂九

曲上隴者七日西登崆峒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岷州乃崆峒之音底漢臨洮之史記作空桐正義曰空桐

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補註崆峒山在今平涼府城西三十里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

得食惶恐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補註秦中匈奴以收

河南地謂之新秦然則自長城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

亭微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立泰祠一壇所用祠具

如雍一時而有加焉

雍有五時今謂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聚脯之屬

五帝壇

環居其下四方地爲醑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說文醑祭酢也師古曰謂醑屬而祭

也○醑音

醉又音拙十一月辛巳朔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

夕月則揖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註郊泰時皇帝平旦出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

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其祠列火滿壇

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甕有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

祠官寬舒等

表班太史令國太常劉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卽司馬談也祠官掌祠祀之

官寬舒史

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詔從之

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齋爲入朝具

肅音資

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爲長

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

有連孟康曰藩稱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殺婚也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王之

上嘗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

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

等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

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

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

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

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卽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鑑音息又音宿稱病不同

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

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

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

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

可天子罷參邾莊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班志邾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邾城縣

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賈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終軍等軍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于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入關關吏子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

遊終不復傳還棄繻去後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及帝求使南越者軍自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至是而死難死時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嘉既作亂乃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

術陽侯建德為王

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也

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

後越開直道給食

既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擊滅之

未至番禺四十里

番禺南越都○番音

番禺

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

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

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姊為王太后首

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班志龍亢縣屬沛國

夏四月赦天下

丁

丑晦日有食之

秋龍與蝦蟇鬪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環濟要略曰伏

波將市者船涉江海出桂陽下湟水水經曰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湓水東南過含

湓縣南出湓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湓水為潯水徐廣曰潯水一名湓水出桂陽通四會循桂陽即今湖廣之郴州○湓音巨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湓水應劭曰湓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水水經湓水逕桂陽之湓陽縣

南而右注潯水補註潯章即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

離水張曼曰嚴敬越人降為歸義侯史失其姓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以爲名臣賈曰伍子胥

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余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爲永道二州離水班志出零陵縣屬海山

東南至廣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史失其姓臣瓚曰嚴侯也吳越謂之

瀨中民謂之磳伍子胥書有下瀨船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離水關唐梧州東端封之地補註蒼梧即今廣西梧州府○瀨音賴

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

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

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驪行躬耕隨牧畜
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警上書助官往年西河
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矣賜爵關內
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
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
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爲侯

歲以黃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則
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
子侯有酎金也○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酎音甫勅音核

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牧邱侯時國家多事桑宏羊等
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
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黯謹而已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

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

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西

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匈奴入五原

安故唐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

五原即秦九原郡市更名唐為鹽州宋白曰五原郡有原五所故名謂能游原之地于原青嶺原奇嵐真原橫槽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奇

奇科嵐含虛切殺太守

元鼎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

平之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姚氏曰尋陘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歷

石門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嘉拒漢積石江中為門因名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

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

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

燒城伏波爲營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

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

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宏得

建德越郎都稽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孫都而越傳皆云都稽今從傳戈

船下瀨將軍兵及馳騁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蕭注自

凡五世九十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

厓儋耳九郡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註見上鬱林唐桂州鬱

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闊廣若竝足而立其指交故名

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

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交趾國爲人交趾郭璞曰驢距曲廣相交

所謂摩題交趾也九真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

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地應劭

曰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其渠

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厓三寸髮髮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

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人鑲其頰皮上連耳厓分爲數支狀如

羊腸累耳而下垂賢曰韓耳故城卽今靈州義倫縣巨積曰珠厓郡治郡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舊唐書去長安七千三百三十五里見茂陵書爾雅註鬱林卽今潯州府之桂平縣珠厓卽今廣東瓊州府之崖州縣耳卽今瓊州府之儋州○舊唐書取郡音源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爲將梁侯蘇宏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

侯徐廣曰海常在東萊又封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爲隨桃侯史定爲安道侯

舉取爲臆侯臆音寮居翁爲湘城侯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爲其先後難齊故盡附

於立功之處後多微此公孫卿侯神河南嘗見仙人迹續氏城上班志續氏縣屬

河南郡宋白曰漢續氏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續氏故址在今縣南二十五里春天子親幸續

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

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

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官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先是

帝將伐南越告禱泰一是春所滅南越於是賽南越祠泰一后土

王與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于是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初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

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南亦南夷種帝初為縣屬牂牁郡蜀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

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犍音堅又音乾漢乃發巴蜀罪人置擊南越者八

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邛音邛邛君邛

作侯作都之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君○作音作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

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

巂郡越巂郡唐為巂州補註越巂郡即今四川建昌都為沈黎

郡行都司沈黎即今四川黎州安撫司○巂音隄冉駹為

郡沈黎治作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唐為黎州地

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山水冉驥地宣帝地節四年省岷山郡并蜀今茂州諸羌之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內

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補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高祖

汶山即今四川威寧府之茂州補漢郡唐為梓州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謂天池大青括地志院

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

附成武等州地補武都即今鞏昌府之階州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

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為潮州揭陽縣以海風

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

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

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

法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志在虔化

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補梅嶺即大庾嶺在南安府西南二十

里補嶺高峻南接南嶺初嶺路峻阻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

立中途世夷其上多梅故名梅嶺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

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今

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豫章北二百

資白通鑑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九 忍補樓

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詢曰武林在蒼梧益陵縣界隋分益陵

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龔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

屯齒城陽共王子生討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金失侯故書曰故侯

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尋陬非有斬將舉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

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

越為援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得以東越為援也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今鄉里是三

過也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井將梁侯故為三組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師古

日言顧思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

刀師古曰蜀刀有夢者也挾僞干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城

如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而不至謂蘭池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引渭水爲長池築蓬萊山刻石鯨魚又建宮池上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名曰蘭池宮

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

出句章

唐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補註句章故城有二一在甯波府鄞縣西南

四十里通遠鄉一在甯波府慈谿縣西南十五里山渡東若邪山在紹興府東南四十五里浮海從東方往樓

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

軍出若邪白沙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補註若邪溪在紹興府城

南二十五里與鏡湖合以擊東越博望侯旣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

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師

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卽聽而遣之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眾

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師古曰言其申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復求

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

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貪人子私縣

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

竊自用之同于私物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度漢兵遠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車師小國當空道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

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蹕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

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

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故以為將軍之號下匈奴將軍

其義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制河水而還
類此匈奴可臣職曰匈奴可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
水去令居千里

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為甘州張掖唐為沙州考

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燕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
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
威郡太初四年開敦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實之是歲以齊相卜式為

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臣瓚曰司

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

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

不悅卜式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

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王議封禪封禪州希曠

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

漢書作古黃不死之名

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

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
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
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爲封
禪告成合祚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祚開散合閉也開明於天地也
爾越字書云祚禪卻也則此處祚字亦
是祭禳之義合祚者合祭也惟聖王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
同各有執見也終
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
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
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
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
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事西

蠻北夷頗未輯朕將巡邊坐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

焉乃行自雲陽通志雲陽縣屬左衛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

至塞下石州西北出長城北登單于杜佑曰單于塞在雲州至朔方臨

北河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

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師古曰主

客主接請客者也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讐終不

敢出音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

北即橋釋兵須如須如地名考異曰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

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

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還甘

泉通鑑補

漢紀十二

三

思補

思補

思補

泉類祠太一

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

止以下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

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

班志錢唐

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載姓終古名

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

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

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漢使歸餘

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書故越衍侯者言其善為越衍侯也越衍侯及建成侯皆東越所封

上封終古

為禦兒侯

孟東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祁註云禦兒越北界今嘉興史記正義曰禦今

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

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

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婆侯夷越降將多

軍為無錫侯

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東成作東城關九江郡開陵侯國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索隱曰繚婆縣

名橫海校尉福城屬其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功封繚婆侯無錫縣屬會稽郡○嬰音行

上以閭地險阻

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

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儀禮祭中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

禮祭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

言乃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獵蛟庶

唐音標

見夏后啟母石

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

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

奉邑

用錄淮南子云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饒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

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北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吾子石破北方而啓生

上遂東巡海上

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

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郡唐爲登萊二州之地

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

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

公

鄭氏曰鉅公天子也

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

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師古

日開發也隨

夏四月還至奉高

奉高泰山郡治所舊註奉高卽今濟南府之泰安州

禮祠地

主於梁父

地主人神之一也

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

續漢志委

教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盆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

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說以阜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沈約曰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

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說殺也今採此禮

以爲封

封泰山下東方

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如郊

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

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

陰道

山北爲陰丙辰禪泰山下趾

師古曰趾者山之基是○趾音止

東北肅然山如祭

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

藉爾雅註封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蓋漢曰所謂靈茅也禹貢包匭菁茅蔡氏傳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編

酒之用○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

隱音候師古曰雲出天子從禪還坐明堂通志明堂在奉高南四里臣

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續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秦

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

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

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

也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震於怪物欲正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禮

同自新嘉興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

高蛇邱歷城梁父博與蛇邱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民田租逋賦

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

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先是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宏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賈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

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宏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

司馬遷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弊作菜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濟民無賦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

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寵養天下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僨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賄賂衰耗而不膽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靈貨殖傳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自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眇讀作妙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誨教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枰梓

枰音南

薑桂金錫連

連音之未鍊者

丹沙犀玳瑁

玳音代珠瑁音味

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

出棊置

山出棊置單承上銅鐵而言言山之出銅鐵者千里之內甚多如棊之布于也

此其大較也皆

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

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

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

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

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

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邱

地渴鹵

渴音尺又音鵠又音昔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

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敝
衽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
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
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穰穰
記作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
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

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
侯彊族于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
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
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邠及
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舊以居雍隙爲句思謂隴字當屬下句隴者隴
畝之意蓋乘其貴賤之閒隙而爲賈也獻孝公徙櫟邑櫟音藥櫟邑北卻戎狄東通
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幅湊並
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
沃野地饒厄厄卽扼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僊滇音巋
僊音白僊西近邛笮笮音則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
褒襄結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

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唯京師要其道故中關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
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
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
平陽西賈秦狄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儻儻音伎伎音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蹇不均羯蹇音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
陳椽其閒得所欲陳椽索隱註云經營馳逐之意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邱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懷音仰機利

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

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

跕音蝶帖二聲

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

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

踔音錯卓捉綽鈔五聲

人民稀數被寇

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鄙烏桓

夫餘東綰貉濊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

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

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五民者五方之民也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

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齷音諸齪二聲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

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買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鵠

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

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

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

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

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僮取慮二縣皆在下邳則詩刻矜已

諸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荆繪以北俗

則齊胸縣繪縣與齊同俗故曰俗則齊○胸音劬繪音情增二聲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閭廬

春申王濤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
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
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
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
然蕞重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也更費也九疑蒼梧以南至儋

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

璚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
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

關鄖音鄖音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

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同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

蠃蛤

隋音

不待價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蠃儉生

昔音

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患民

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繇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

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

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

埋劫人作姦掘塚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騫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

揆音夏揄長袂

揄音俞

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

者奔富厚也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

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

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

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

租稅歲率戶二百

率音律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

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瓠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

濟之間千樹萩

萩音秋

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及名國舊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

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

醵音劇具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

經也今治身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秋有星孛於東井

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

後十餘日有星

孛於三台

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爪食

頃復入

填星土星也填當作鎮

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齊懷王閼薨無子國除

淮陽太守汲

黯卒黯字長孺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居常慕傅柏袁盎之爲

人而善灌夫酈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以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故

不得久立于朝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終